



《闲逛荡》，冯杰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11月

## 序：苏东坡醉后书

豫人后生求名心切，书生习气使然，托梦于我造序，以壮其虚，沽名钓誉。老夫观京城之郊冯杰作此卷，终不去拔刀砍柴手段，叙列诸事，以示其能。东京乃是非之地，其小子以笔畅游其间，夹杂闲情，东京事件内外皆在不经意细碎间，未能瞒住老夫法眼，故作欣赏语也。

昔在黄州，烧猪头为立意趣，修诗文为立志向，实无奈之举。吾曾自评，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，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。如是而已矣。冯文如京城街巷驱猪马牛羊，乱窜一气，一地鸡毛，想自有奇殊之义耳？终为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

梦中知其小子费十年之功，成其六卷，自嘘可为张择端孟元老诸公助色，吾思之若非妙手，不敢对牛弹琴也。展卷满纸虽多糟粕，然用笔意趣盎然，令人莞尔。

昔在儋州，夜坐甚饥，亦无外卖，友曾劝食白粥，云能推陈出新，利膈养胃。五更食粥，良有以也，粥既快美，粥后一觉，尤妙不可说。今夜豫人冯杰恰以宛丘粥诱感，附书陆游诗句“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”。其考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张耒居宛丘造粥和胡辣汤，果然甘芳滑辣，使人快意而神清，方有从文破毫触动。

又闻其壬寅初春前去郑县归地，为吾三鞠其躬，足见其诗心虔诚，吾颇喜之。又闻其冬日曾穿

一裤腿时忽得佳句，急记后方穿另一裤腿，足见其文心荡漾，吾复喜之。

醉后作大草易而作小楷难，今吾竟于醉中以小楷成序文也，盖一碗白粥使然。老夫醒后掷笔，大呼上当，然文已就成，若赤壁夜游，意境不复再来，故权作提携后生之诱饵矣，以励其他投机取巧之人。

眉山苏轼  
2022.5.1 冯杰代抄  
注：欲知序言真伪，可直接参考后文《代跋：如何让苏东坡写序》以释怀。

## 自序：敲门情城，请勿怯城

1. 我家和开封一河之隔，开封在黄河之南，我住黄河之北。

早年，我修屋造院订杂志订本子开始写诗，要做文学梦，看到同学发合同做买卖发家致富，自己便期待能写诗挣钱。湘西沈从文曾是我的文学偶像，我单身背包朝圣过，大受启发，故开始“买马圈地”，伪造私家文学地理符号称“北中原”。每当我在开封街头逛荡，开口说话时，乡音弥漫，开封人听后，马上断定我为“河北人”——乃“大河之北人”的简称也。也算暗合。

多年后，有朋友在一篇评论里，用闲散文字回忆道：“我祖母的娘家在封丘北关杜庄，小时候总听到‘河北来客了’，并不是河北省来客人了，而是我的舅爷爷、姨姥姥们从黄河北边过来了。”“河北”一词，属北中原地理词汇里的古称。

我命该在大河两岸逛荡。后来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知宋代黄河地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布局，黄河鲤鱼游动方向随河流不时变化，鱼须触水，游着游着就迷路醉了，恍惚中要在历史深处拐弯。

因相邻图个方便，我等“河北人”平时常到河之南开封城来购物、办事、旅次、访友、饮酒、约会、谈恋爱、买万金油……“河北人”进入开封的形式有五种：最早步行，后来骑车，再坐木船，后坐汽车，现有高铁直达。有些速度快得让人像打鸡血，提神兴奋。

有一种进入方式更独特。家族史上，开封和我家族关联密切，70多年前，在谣言的裹挟里，姥爷携全家老小，推着一架独轮车，从河之北涉水至河之南避难，先在开封郊区搭窝棚，看风向，要饭，打杂，贩运烟丝、姜黄，含辛茹苦。晚年的姥爷在病床床，向我讲述这往事，每每说到动情之处，忽然双眼湿润。

半个世纪后，我又到开封做贩运买卖，只是

## 《闲逛荡》(书摘)

□冯杰

贩运诗歌和意象，私印诗集，满足诗人虚荣之心。尽管前后两项业务年代不同，但结果一样，干的都是赔本生意。

开封是记忆之城。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日，我和小杰初次入开封，木梯声声，旧事梦幻。小杰说，上世纪曾陪父亲到过这里，那是父亲最远的一次寻亲之旅，自己后来猎奇，道听途说后，还孤身又来这里寻找宋朝的犹太人，要写一篇《犹太人在中国开封考究》的文章。从那天暮晚开始，一方阿拉伯魔毯在云上缓缓飞行，上面坐的都是神仙。

我在东大街曾遇到清真寺的艾阿訇。开封姓艾的、姓石的，大部分是犹太人后裔。许多年后，那一方魔毯飞走消失，记得上面的花纹和图案，暗火隐现，我唏嘘不已。

2. 一天早上，我去马道街喝豆腐丸子汤时，遇到本土学者苏布衣。现代人多拿手机而行，他老人家手里竟奇怪地持一把拂尘，说是赶蝇子。我对84岁的苏大爷说，日本首都“东京”官称。苏布衣大爷说：嘞，俺开封才是正经东京嘞，人活得滋润(方言，舒服)。日本人会造电器，日本人造开封的花生糕吗？

他的本土学者口音让我的学术性顿时提高，往上推测，一千年前，东京人是否开口闭口都如苏大爷这样“嘞，嘞”带着口音？

另一位“嘞大爷”问我：你不是去过日本吗？东京街头有卖羊双肠汤的吗？

话题突然鲤鱼拐弯，有点陡，还含刁钻，我不知如何回答。

对日本饮食，我只知道“寿司”，但没吃过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留学日本的白橙告诉我的。

3. 话说2005年春天开封旅次，我下榻人民饭店，看到《参考消息》转载《纽约时报》一篇文章：

今天的开封脏乱贫穷，连个省会也不是，地位无足轻重，所以连机场都没有。这种破落相更让我们看清楚是财富聚散的无常。11世纪的开封是宋朝的首都，人口超过100万，而当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左右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长达17英尺的古画，展示了古代开封的繁华：街道上行人如织，摩肩接踵，骆驼载着商品沿着丝绸之路云集而来，茶楼酒肆熙熙攘攘，生意兴隆。

这“writer”说的都是千年往事。那篇文章，我只关注第二段里说到的那一幅画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4. 对我而言，面对的是一座“情城”。我以字为砖，垒就“文城”，有义务来讲述和制作一种类

似“东京开封导游指南图”的东西，专为天下那些闲逛荡之人营造。持有此图，全城畅通，乐此不疲。持图者在此吃住一年不成问题，风花雪月兼文化苦旅。谁若“进京”，必当首选本书，不在此书者或将迷路，先从地理，后从心理，让你一生“怯城”。

## 开篇：驴子一来，时间从蹄下开始

小驴子一打喷嚏，白霜随之融化。

那五头驴子出现，撞开东京灰蓝色的早晨。大地明亮，闪开一道白色口子，便射来老天爷的光。五头驴子驮炭而来，为东京送去温暖的炉火。好炭的火苗呈蓝色，最高可达三尺。

想起我们第一次到东京，你曾惊奇饭店一方温暖的炉火，围着烤手。你说，像一盆童话。

偌大东京城每年需要消解成千上万吨煤炭，人民高筑火苗，才能对抗寒冷的冬天。更多人喜欢木炭对垒。喝酒需要炭火，填词需要炭火，剔牙需要炭火，没有炭火的诗句还像文学吗？毫无平仄可言，文字无温度可言。

温暖的炭火，让龙亭人写字时不至于停下哈手运气，能急速地表达出瘦金体的铁画银钩。在案头，温度和速度是成正比的。

白乐天说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。受冷和单衣一直是穷人人身体验里的标配。现实中或心灵上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“冷点”：我从18岁开始，在黄河北当一名乡村信贷员，平时挣钱谋生，业余也有想法，冬天来临，砚台结冰，破毫伤字，字字冻伤，那些偏旁部首都像结着伤疤。我不时打喷嚏，搓手跺脚后再写，全是为出人头地、为家争光。我爸曾期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弄个人民公社书记干干，不受他人白眼。

小驴子不打喷嚏，是怕主人说感冒。它闷头走路，一柴一炭，全然不知自己对一座城市的巨大贡献。蹄声嗒嗒嗒，驴腿左右摇晃。在它们中间悄悄传递着城市流传的消息，其中一条驴语散布：

诸驴留意，和我们同时进城的还有其他三十五头驴子，它们从曹门入市。

八方风雨会中州，四十头驴闯东京，一百六十条驴腿踏霜行，每一头驴都有属于自己的“东京梦”。有诗为证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驴蹄。”欲知驴事，且听分解。

## 附篇：驮炭驮醋的小行者

我二大爷是乡村一位通人。一身好手艺，造

过酒、淋过醋、碾过五香粉、卖过十三香、酿过酱油。他说，走南闯北，穿东贯西，河南大地物产繁杂，若是调味，以黄河北留香寨的红薯醋最有名，香酸百家，味飘十里。

二大爷的风物论里掺杂亲情，也沾染一点自夸。二大爷的话题往往在不经意间说得繁花似锦，像一把折扇徐徐展开，碎屑纷纷。他称赞我姥爷：至今四明叔家还是酿醋古法传人，光照千秋。

多亏了二大爷不写《史记》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一直吃姥姥做的红薯醋，还供应着邻里乡亲。酸到骨子里，外醋莫入。二大爷喜欢抬杠，我和他说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，他说：那驴队是河北来的，当年你姥爷都到开封运过醋。你应该把醋加里面，画里那些驴背上驮的都是醋不是炭。

问题是炭为固体，醋为液体。有立体的醋吗？他说，醋可瓶装。

家醋虽好，学术为上。我坚持驴子驮的是炭不是醋。不能像诗人裴苏子曾说我的那样：为了一小碟醋，才去包大饺子。

想起二十多年前，在东京街头吃黄家灌汤包时，白橙对我说过一个神句子，形容男女之间的交往和感情，她说：吃醋是好兆头。

二大爷一直觉得“驮醋之说”成立，他有想法。我写了两个版本：一个是我坚持的定稿，学术版本。另一个是后来让二大爷看的初稿版本，它真实还原了当年留香寨往东京运醋的情景。

初稿文字调整如下：  
晨曦初露，郊外乡道之上，一支负重的驴队，正缓缓迎面走来。一时，醋的气息弥漫，驴蹄声敲打出来酸意，驴喷嚏也泛酸意。驴队在一条酸路上启程。赶驴队者是谁？是爷孙俩，一前一后，前面一外甥(注：河南一带对外孙的称法)，后面一姥爷。

## 代跋：如何让苏东坡写序

两年后，东京开封府一众警官要我配合“苏东坡写序案”调查结案一事。

他们说：都盯着你好几几年啦，你做的一切以为神鬼不知我们就单等闲了腾出手来收网呢。立案时，他们问：都不一个朝代，苏东坡咋能给你写序？这不是胡扯吗？想故意把事情搅乱？

我说：都是作者在虚构啊。还要继续搅乱吗？

我如实交代：有些名人不像你们想得那般复杂，相识过程简单得很。我说：那天我用毛笔抄上本书手稿，附上“宛丘粥”两碗(实际是“国际天对文化创意公司”开发的袋装淮阳胡辣汤，附函一封，附两万支票一张。然后前半夜饮酒，作以神通。到了后半夜，苏东坡回函。

其函云：  
序成。钱退回。呵呵，听说你正为房贷首付发愁。轼上。

2022年6月收麦前

# 故事海海，上演的永远是人性、人心和人生

——海飞、江子对谈

□海飞 江子

## 是同龄人，也是多年的读者

江子：我和你同龄，同是1971年出生。作为你多年的读者，我相信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——你是“70后”中最成功的编剧之一，也是最知名的小说家之一。你一开始的创作关乎先锋和现实，后来集中到谍战主题，写下了民国和古谍世界两个系列。考察一个作家的写作轨迹是很有意思的事，想问问你，何以从最早的现实叙事、先锋叙事完全转向了谍战文学创作？

海飞：原因其实很简单。我的第一部谍战剧《旗袍》，是一个围绕76号展开的故事。76号的首领有两个，一个是丁默邨，一个是李士群。在剧本中，我把两个名字合为丁默群，由王志文主演。《旗袍》播出以后，收视非常好，影视行业就陆续来找我写谍战剧，然后就有了《麻雀》《捕风者》这些谍战小说。

江子：谍战文学和影视在东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，比如《林海雪原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《碟中谍》等。近年中国谍战文学方兴未艾，《解密》《风声》《龙一》《潜伏》都引起了很大反响。我想知道哪些人的作品对你产生过影响？或者说，你怎么评价你的小说跟他们的关系？

海飞：《潜伏》我看过剧本，非常漂亮，拍摄得也很有生活质感。我经常推荐学编剧的朋友去看《潜伏》创作纪，其实就是《潜伏》的剧本，写得非常干净。其他的像《风声》《暗算》《黎明之前》《悬崖》《叛逆者》，这些都是我认为比较好的。其实以前反题材的影视也很多，比如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。朝鲜有系列谍战电影《无名英雄》，前苏联有《春天的十七个瞬间》，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文学。《潜伏》的导演、编剧姜伟在创作谈中就写到，《潜伏》受《春天的十七个瞬间》的影响比较大。其实我本人也在做一些反特剧和谍战小说的大纲，我做大纲比较多，写小说比较慢，到现在为止大概一年一部小说。

我担任总编审(执笔)的《梅花红桃》中有一个“民国版史密斯夫妇”的概念，讲两个阵营的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完成使命。几年前有一部电影《间谍同盟》，也是讲一对结为夫妻的特工，其实却是敌人和对手的故事。

江子：在你的谍战小说中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？

海飞：我最喜欢的可能是《向延安》里面的

大厨金喜，还有《苏州河》里的警察陈宝山。《向延安》完成于2011年，那时我白天写《旗袍》剧本，晚上同步写《向延安》，后来《向延安》由《人民文学》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6.7月同步推出。它讲的是一个大厨的革命故事。我简单说一下故事走向：一个喜欢做菜的少爷，他其实很寻求进步，想和女友一起去延安，但就在他获得名额后，地下党找到了他，说你留下来吧，有重要任务交给你，然后他就背负了懦夫、堕落、汉奸的骂名。他虽然没有牺牲生命，但他失去了亲人、爱人、朋友。在潜伏的生涯里，他一直心向延安，但一生没有去成延安，所以我给这部小说起名《向延安》，而故事是发生在上海。另一个比较喜欢的是《苏州河》中的陈宝山，宝山出生在一个警察世家，从晚清他爷爷辈开始，就是捕快捕头，他父亲也是警察。他本人经历了多次政权交替，抗战胜利后又变成了旧政府的警察，但他一直没有受时局动荡的影响，怀着一个警察的单纯理想，心里想的只有破案。

这两部是我认为特别纯粹的小说，也花费了我大量心血，但是恰恰很奇特，这两部小说都还没有改成影视，而是先改成话剧。《苏州河》是浙江话剧院制作，《向延安》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班底都会非常好。

江子：这两个你最喜欢的人物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。他俩都是历史中的边缘人物，最后一步步走到出局当中，变成怀着信仰的人，是小说塑造最核心、最有力量的人物。他们一个是厨师，是有点纨绔的富家公子，一个是旧时代的警察。他们受到身边人的感染，一步步成了英雄。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认知在此刻合二为一，这是作为读者的我的意外之喜。

## 历史缝隙中藏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

江子：民国谍战之后，为什么会开启古代谍战的系列创作？

海飞：至少在十五六年前，我迷上了一个叫做《新龙门客栈》的电影，并写了一个短文叫做《天涯游子君莫问》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接触锦衣卫的史料。2017年左右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动笔写了，这几年来前后总共写了3本。这本最新的《昆仑海》，写的是台州府和琉球国双城的谍战。明朝时戚继光曾在台州府(现浙江临海市)抗倭，琉球则是现在的冲绳岛，明清时是我国的附属国，现在属于日本。有一部电影叫《血

战钢锯岭》，其中的钢锯岭就是冲绳岛上的一个地域。琉球国在明时其实就是个缩小版的明朝城市，即便到现在，汉文化在冲绳岛也可屡见踪迹。台州府的桃渚千户所及它背后的卫所兵役制，以及琉球国这样的异域地理和文化，非常吸引我。

我对古代谍战比较迷恋，是因为在这种历史的缝隙里，会生出很多故事。创作过程中，我会把主人公放大，让他成为一个小人物，就像陈宝山、金喜一样。小人物让你有无限大的创作、想象、虚构空间。比如你写戚继光下面的一个人物，你可以虚构出很多故事。但如果你写戚继光，就需要按很多常规的史料来写。这个“锦衣英雄”系列还会有两个番外，《粮草官》讲的是一个押送粮草去朝鲜的粮草官的故事，它和韩国电影《鸣梁海战》发生在同一时期。还有一个叫做《神机营》，是明朝火器盛行的时代跟越南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。

江子：《昆仑海》首发于《收获》2023年夏



江南役 台州府全景地图

江子：《昆仑海》首发于《收获》2023年夏



说创作有怎样的品质追求？

海飞：对于一个小说创作者来说，文学叙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作品是一件衣服的话，语言就是布料，布料首先要好，比如想做一件旗袍需要绸缎。故事的构架就是裁缝裁剪以及缝制的手段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当然怎样的小说都能成为小说，因为写作没有标准答案。因为我一直写传统小说，所以后来我写谍战小说的时候，根本没把谍战小说当成谍战小说来写。有人说你的《麻雀》不是谍战小说，我说你可以当它是，也可以当它不是，因为小说里没有谍战手段，只有人生走向和结果。那是一个中篇，它只有结果，它只写人生。

对于创作者来说，一定要记得的就是，谍战只是一个舞台，悬疑也只是个舞台，你要写的是人生、人性和人心，人心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。从来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之分，对人性的剖析、对人性的执着与迷恋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做的功课。至少我是这样。

江子：目前你的古谍世界“锦衣英雄”系列已经完结，未来你有怎样的写作计划？

海飞：现在我对罪案小说非常迷恋，沉醉于经历着“罪与罚”的人生百态，沉醉于那多变复杂的人性。前年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《台风》，目前已经准备可视化。我也正在策划创作“迷雾海”系列，其中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统一叫华良。这个华良的身份可能是一个老警察，可能是一个新警察，可能刚刚从警校毕业，也可能是企业保卫科的，都有可能，但是他们都叫华良。这是我写作计划的基本情况。

(江子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)